

世界主义的 人文视景

王德威

季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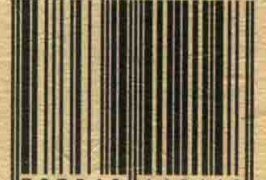
Humanistic Vistas of
Cosmopolitanism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Humanistic Vistas of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的
人文视景

ISBN 978-7-5684-1214-8



9 787568 412148 >

定价：78.00元

世界主义的 人文视界

王德威

季进

——
主编

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王德威,季进主编.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7-5684-1214-8

I. ①世… II. ①王… ②季… III. ①中国文学—当
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9416 号

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
Shijie Zhuyi de Renwen Shijing

主 编/王德威 季 进

责任编辑/顾正彤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71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28.5

字 数/485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1214-8

定 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论、比较文学等。主要著作包括《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等。

季 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汉学、比较文学等。主要著作包括《钱锺书与现代西学》《陈铨：异邦的借镜》《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等，编注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序

王德威

李欧梵总也不老。这几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潮来潮往，各路学者你唱罢来我登场，有的独沽一味，有的婀娜多姿，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新左到新自由论说，从国学到后学，无不喧哗一时。不管人事怎么变迁，李欧梵永远是李欧梵。在上海、在香港、在波士顿、在圣彼得堡，面对不同的立场和声音，他总是一派从容，悠然倾听回应，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他是学界的前辈，但与时俱进、日新又新。任何年高德劭、老当益壮这类的形容词似乎都与他无关。

李欧梵是当代学界少见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实践者。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训练是历史，但他的兴趣包罗广阔，终以文学研究者见重领域内外。论鲁迅专书《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1987）是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一反官方说法，勾勒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极其复杂的面貌，影响深远，早已成为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一。但在本行以外，他对西方人文领域的浸润，从文学、古典音乐、歌剧到电影，以及文化现象无不兴致勃勃。李欧梵和欧洲有缘，甚至他的名字就透露端倪。更重要的，面对变化多端的现代世界，他总以兼容并蓄的姿态，观察各种不同文化的异同，并感受其中的历史、政治和人文脉动。

李欧梵不是传统定义的世界主义者。对新奇的文化、多变的事，他不愿维持浅尝辄止的审美距离，而每每展现舍我其谁的投入感。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钻研犹如做学问，对电影的热爱曾一度让他有了不如归去的冲动。而他的世界主义也代表一种政治的信念和抉择。李欧梵任教芝加哥大学时，尽力为同事、学生排忧解难。那段时日，他的辛苦可想而知，日后成为文学史的一段佳话。多年以后，这些学者各有发展，有的改变甚至判若两人——不变的是李欧梵。

李欧梵的中英著作极多。英语世界中的四部专书各有开拓先河的意义。《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1973)描写“五四”以后作家从郁达夫到萧红等的歌哭行止、革命恋爱,夹议夹叙,极为可读,堪称欧美学生进入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重要指南。《铁屋中的呐喊》将鲁迅请下神坛,以30年代的文化政治为背景,纵观大师的所为与所不为,有史识,也有洞见,更多同情的理解。《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1999)同样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全书介绍上海风情与前卫文艺,是当代“上海学”大盛的关键著作之一,李个人对这座城市的着迷自不待言。《东西之间:我的香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2008)则处理李欧梵另外一座他钟爱的城市,对香港的过去和现在有深入浅出的描写,深情自在其中。

从学院的大传统来看,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受教于夏济安先生,来美以后私淑夏志清先生;夏氏兄弟所代表的英美人文主义的精神可谓由他发扬光大。他论鲁迅的方式不妨看作是与业师济安先生名著《黑暗的闸门》(*Gate of Darkness*, 1967)的精彩对话。但李欧梵在哈佛求学时也曾师承捷克汉学大师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普氏的左翼方法及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因此有了华裔传人。普氏日后在英美汉学圈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归功于李欧梵为其编纂的专书《抒情与史诗》(*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1981)。而李欧梵个人治学的风格也在在反映东西、左右兼容的特色。

然而,李欧梵应该更享受游走学院门墙内外的身份。与其作为道貌岸然的大师,他毋宁更希望拍电影,演电影,写乐评,写小说。他是浪漫的,立志做“东方猎手”,或是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里男主角范柳原的弟子Leo Fan。像李欧梵这样热爱城市文明、学贯中西的知识人,走遍世界之后,宜乎选择香港作为他的根据地。李欧梵以香港为家,香港也因为他的“倾城之恋”有了传奇又一章。近年香港多事,李欧梵对这座城市的一往情深尤其弥足珍贵,也凸现了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拉锯,无时或已。

李欧梵以浪漫主义研究起家,个人的浪漫履历似乎和笔下研究的对象每有呼应之处。他过去的爱情故事经他自己娓娓道来,让不少读者唏嘘不已。值得高兴的是,多年的寻寻觅觅,蓦然回首,他的至爱李子玉竟然就在眼前。两人的结合相当传奇,也经历过不足为外人道的病厄。

所幸香港是他们的本命所在，周游世界，看尽千帆后，他们在香港安顿下来，“过平常日子”。

值此李欧梵八十华诞之际，我们编辑了《世界主义的人文视景》一书，共收有28篇文章，由李欧梵的好友、同事、门生执笔，所论内容涵盖他的学术关怀及历史视野。全书共分为六辑。“铁屋中的呐喊”反思鲁迅诗学——尤其是摩罗诗人的恶声——对不同世代学者文人的启发；“‘五四’后的喧哗”探讨“五四”之后的文学批评方向，以及左、右派浪漫主义或唯情，或革命的表现；“上海摩登”延续李欧梵开山之作的精神，继续发掘上海现代性的多重意义；“我城香港”则聚焦李欧梵念兹在兹的东方之珠今昔种种面貌；“跨界对话”突显声音、影像、文字等媒介在不同时空、地域的交汇试验；“写在世界之中”从比较文学、文化角度，点出世界主义的基本精神。

现当代中国文学界中，论知识之宽阔、关怀之深远、人脉之丰沛、问学之认真，李欧梵教授堪称首屈一指。我们谨以此书向李欧梵教授致敬，并期望就他所给予我们的启发，继续探讨世界文学里的中国文学。李欧梵总也不老，因为在世界主义者的眼光里，没有一时一地的局限，有的是对知识和生活无限的观照和追寻。

目录

001 - 序言 - 王德威

辑一 铁屋中的呐喊

- 003 - 声的偏至 - 黄子平
——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
- 018 - 李长之与“批判”之含义：伊曼努尔·康德如何激发对鲁迅的开创性研究
- 苏文瑜 (Susan Daruvala)
- 036 - 陈世骧论文学之光与摩罗诗力 - 陈国球
- 051 - 从摩罗到诺贝尔：现代文学与公民论述 - 王德威

辑二 “五四”后的喧哗

- 073 - “五四”以来文学批评的类型及变化 - 许子东
- 085 - 徐志摩墨迹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 陈子善
- 091 - 平面化的自我：郁达夫的铁路旅行与风景书写 - 李思逸
- 102 - 俄苏文学、法语左翼与中国现代派 - 邝可怡
——论《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的生成、翻译与传播
- 140 - 变形的故乡，有情的测绘：《茶馆》，怀旧、丧失感、自我悲悼 - 宋伟杰

辑三 上海摩登

- 159 - 周瘦鹃与中国影视现代性 - 陈建华
- 190 - 曾经的世界素食之都：戒杀、护生与人类进化的上海 - 孟悦
- 199 - 无线电时代上海女性弹词开篇的新创作空间 - 胡晓真
——《姜映清弹词开篇集》小探

- 210 - 非人之人性：青白蛇的挑战 - 罗 靛
218 - 旧闻新语话春申：陈定山的上海与台北 - 黄心村

辑四 我城香港

- 241 - 我见青山多妩媚 - 陈平原
——叶灵凤、李欧梵的“香港书写”（外一篇）
247 - 香港与星马冷战文化双城记：《小说报》与刘以鬯的《星嘉坡故事》
- 吴国坤
258 - 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 - 北 岛
262 - 旅居与跨文化书写 - 廖炳惠

辑五 跨界对话

- 267 - 舞台中央的电影往事：身为怀旧守护者的华语电影人
- 古艾玲 (Alison Groppe)
284 - 无用之用 - 王 斑
299 - 朱利安《万重浪》的跨地实践与跨媒体美学 - 张英进
315 - 李渝的小说美学观及其《和平时光》：现代主义、女性意识与故事新编
- 梅家玲
328 - “跨媒介”如何对话 - 陈平原 李欧梵 乐黛云 黄子平 等

辑六 写在世界之中

- 369 - 文学如何面对暴力 - 刘剑梅
387 - 去冷战批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 王晓珏
397 - 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 - 季 进
409 - 在“利”字当先的时代里 - 王小明
——答熊海洋问
424 - 夏志清先生纪事 - 刘再复

442 - 编后记 - 季 进

Humanistic Vistas of
Cosmopolitanism

辑一
铁屋中的呐喊

声的偏至

——鲁迅留日时期的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

黄子平

“新声”（“别求新声于异邦”），“心声”（“贤者”的“心声内曜”），“雄声”（“精神界之战士”的“雄声”），“恶声”（“破恶声论”和“真的恶声”）——“声”的主题或意象贯穿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字活动，构成了他彼时之主体性思想（“立人”）中的“声的政治学”或“声的伦理学”。^①

“残清之季”的声境是噪音盈耳的“扰攘世”和“万籁齐喑”的“寂寞境”的一体两面。“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声音”来象征一个文明乃至国族的整体命运，固然是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然而，“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将文明的总体性沦亡归结为内部“真的人”（或“新的人”）失语消音的结果，则是鲁迅留日时期汲汲求证的思考。“声”是主体“心性”或“自性”的表征，亦可与一民族的命运相关联。

鲁迅的思考有两个“偏至”的分支：一是引介欧洲“二十世纪文明”“根柢在人”的“神髓”，推崇“争天抗俗”、声动世人的“精神”；二是批判甚嚣尘上的“恶声”，既有“重物质”的富国强兵论和“尊众数”的立宪国会论，也有“汝为国民”“汝为世界人”的泯灭人之“自性”的“齐一”说。寄大希望于前者，其主体是拜伦以降直到裴多菲的“摩罗诗人”，以及齐克果、施蒂纳及尼采一路的“神思新宗”哲人；当务之急是“去”后者，其主体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其

^① 鲁迅1902年3月留学日本（21岁），1909年8月回国。期间的文字活动如下：1903年《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镭》《月界旅行》（科幻小说翻译），1906年《地底旅行》（科幻小说翻译）、《中国矿产志》，1907年《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1908年《裴多菲诗论》《破恶声论》，1909年《域外小说集（上、下）》。

实“无信”的“伪士”。“声的伦理学”（善恶）或“政治学”图景于焉凸显。

一、寂寞境与扰攘世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的开篇都使用了“萧条”“枯槁”“寂寞”等词，勾勒了一个“古文明”崩坏的、“无声”的“华国”：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摩罗诗力说》）^①

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破恶声论》）^②

“天地闭”典出《周易·坤》：“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明六四爻辞。‘天地变化’，谓二气交通，生养万物，故草木蕃滋。‘天地闭，贤人隐’者，谓二气不相交通，天地否闭，贤人潜隐。天地通则草木蕃，明天地闭草木不蕃；‘天地闭，贤人隐’，明天地通则贤人出，互而相通。”“天地闭，贤人隐”也常被引申为世间无道而贤人隐退之意。鲁迅用“寂漠为政”界定“天地闭”，暗示了“人”的世界得以展开的前提，就是有“贤人”出来打破无声的状态。

鲁迅列数了一系列古文明沉寂的历史：天竺的史诗《吠陀》和《罗摩衍那》；歌德“崇为两间绝唱”，“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希伯来“文章以幽邃庄严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胜”，“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赓响矣”；伊朗、埃及“皆中道废弛，有如断綆，灿烂于古，萧瑟于今”。回首“宗邦古国”，虽有屈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连屈原都不够“反抗挑战”，后世更不用说了，吾人“上下求索”，找不到哪个“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撻其后人，使之兴起”！

木山英雄认为，鲁迅对“萧条”和“寂寞”的深刻感受，“第一，这是面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一大文明从根本上走向衰落和崩溃，生活于其内部，预感乃至窥见其衰亡征兆的青年所感到的深沉悲哀；第二，……这是伴随着上述认识而来的对于‘诗人’‘知者’‘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所发‘心声’的倾心与向往。……所谓‘寂寞’与‘萧条’，表达了青年鲁迅对于伟大民族衰亡的悲哀及由精神觉醒而来的反抗意识”。^①而这种意识并未经过理论的或主义的“逻辑演绎”，是直接化成呼号的场域，也是“行动的诗”（“心声”）直接诞生的场域。“所谓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身处封闭状态当中所发出的叫喊的高音调与尖锐性，另一层是其本质上的朴素性。”^②前者足以振聋发聩，“以觉大群”；后者则先天地出于“白心”（“纯白之心”），“去诈伪”而“诚”。

在“华国”的一派萧条和寂寞中，只能“别求新声于异邦”——论者多意识到鲁迅的用词，在“新声”与“新学”之间有微妙的区别。鲁迅赞美“新声”，批判“新学”。鲁迅本是去东瀛“求新学”的，早年著作如《人之历史》即是对德国人海克尔《宇宙之谜》第五章的

①②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第22页。

“译述”，而《科学史教篇》的“材源”也已经被学者一一考出。^①然而，《科学史教篇》的题旨并非赞美“科学之进步”，而是总结趋于“实利”而“偏倚”的教训，突出“精神渐失”的问题。在他看来，“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倘若眩目于实利之“末”而忽视“精神”这“根本之要”，就会发生“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然所宅不坚，顷刻可以蕉萃”的危机——“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②

鲁迅指出，“新声”源于“心声”的主体自觉感应，而“新学”往往只是“引文明之语”的“耳食”之谈，“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③缺乏主体的比较意识，结果是旧体偏枯，又染新症：“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④“新学”只是外在的“知识”，“新声”才是内蕴于知识的“人”的“灵明”或“精神”。鲁迅借助一些神秘、象征性概念诸如“根”“白心”“内曜”“源”来为科学精神提供一个更高级的源泉：“盖科学的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这“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就直接关联到“信仰”“诗力”和“诗人”。

“古文明”的枯槁，原因在于“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撻……有人撻人，或有人得撻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尽全力死之；有人撻我，或有能撻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

① “《科学史教篇》出现的三个西方学者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也是鲁迅编译之对象。第一是赫胥黎，鲁迅对他非常熟悉，严复《天演论》译的就是他的《进化与伦理》一文。周作人曾说此书部分章节鲁迅是熟到能背诵的。《科学史教篇》根据的核心文献是赫胥黎的《科学之进步》一文。但如果细加考究，鲁迅对赫胥黎这篇文章的兴趣完全不是其进化学说，而是其文涉及的科学教育问题。故此文命名为《科学史教篇》；第二是丁达尔，他是爱尔兰人，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英国科普教育的主要推动者，赫胥黎的好友。他的论文有两篇被鲁迅部分编译：一是《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二是《科学的片断：写给不懂科学的人们》；第三是英国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华惠尔，他的巨著《归纳科学的历史》中的某些观点被鲁迅讨论。”见蒋晖《维多利亚时代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诞生：重考鲁迅〈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结构和历史哲学的命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32页。

② 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35页。

③④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第57页。

竭全力死之”。能够“撷人心”的天才诗人，被“帝”（保位）和“民”（安生）两者所禁、所扼杀，“盖诗人者，撷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汗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① 这是冲决荒凉人界、追求理想的“人”的诗人的歌声。在“天地闭”的一片萧索之中，鲁迅召唤“摩罗诗派”（“撒旦派”）诗人的出场。

鲁迅排比了一系列的“声象”来形容“摩罗诗派”，他们乃“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

鲁迅从他读到的日本“材源”中基本上继承了两个重点：一是反抗权威的立场，一是自由、进步、正义等价值观。与其说鲁迅接受了拜伦、雪莱的诗，毋宁说是接受了他们充满传奇的一生。吸引他的，不是诗的形式、风格、技巧，而是诗人反抗强权、鼓吹文明的姿态、立场与行动。但在另一方面，鲁迅也做了创造性的修正或偏移。他把尼采的“超人”观念与浪漫主义的“摩罗诗人”结合起来，展现了独特的体验。拜伦式的英雄，具有激昂勃发的浪漫诗情与革命行动；尼采的超人，则是天才之人透过驾驭自身而获得力量，其中充盈着一种蔑视庸众的思维。鲁迅实际上是把恶魔诗人给“超人化”了，使其具有更深远的思想资源，从而将“诗人—战士”形象由社会面扩展到精神界。^②

二、东亚的抵抗

生在19世纪末，身处20世纪初，在异国为国人写作的青年鲁迅，他所看到的文明的偏至运动，构成了一个“时代错乱”的连续系列。

在20世纪初年，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承受着一个历史的事实：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70页。

^② 刘正忠：《摩罗，志怪，民俗：鲁迅诗学的非理性视域》，台湾《清华学报》，2007年第3期，第438页。